

楊
大
洪
集



楊
大
洪
集

楊
漣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楊大洪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楊大洪集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慙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燼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竊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跼蹐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表裏扶同。其饒饒燎原之勢。縱曰遼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嚮邇。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宗之靈。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熱覩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踴躍赴速。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漸滅。覲見陰消。

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尙何所懼而獨不爲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爲小人哉。竊慨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勅書。或爲生祠碑版。或爲賀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章。儻有人心。吾不知其顏赧何地也。有真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與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弗可及也已。余夔刻氣節部。因以公爲之殿。且弁其端云。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劾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敬陳保攝疏

敬述移宮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岳武穆疏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同門

答梅長公

答黃軒錄

與鄒南皋

與楊按臺

寄李本寧

又與鄒南皋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郎襄道

寄梅長公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皋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杏伯

又寄李本寧

與鄭文水

與熊操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憲嶽
又與王憲嶽
答鄭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盤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參璫後寄回家書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疏

明 楊 連 撰

劾魏忠賢疏

爲逆璫估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謹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閒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繆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閒。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

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誼讓政事之堂，幾成閨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鄭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漣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

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年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

三也。因而手滑膽靈。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窖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遶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餘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

儻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開票。不會開知。不理閣敕。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如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瀆。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寄名內相家。丁儻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咒於肘腋閒乎。此又寸樹忠賢。不足盡其事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皆得之邸報招案。